

種古一事故

大破蘇州城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9
.5



857.61
119.3
285



3 0528 0900 5

大破蘇州城

話說元朝至正十六年，朱元璋取得金陵，二十三年滅了陳

友諒，明年遂自稱吳王，兵勢十分強盛。

這時吳中地方爲泰州之張士誠所佔

有，朱元璋因遣將領兵往攻；張士誠屢

戰屢敗，許多地方都被朱元璋所取，張

士誠只得退守蘇州。到了至元二十六

年，朱元璋遂命徐達爲元帥，統領各路

人馬往攻蘇州，士誠聞報，不覺兩行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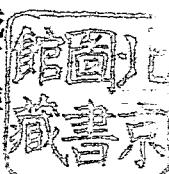
下，說道：『此事怎了！』平章陶存議道：

『今朱兵強盛，所至郡縣，

大破蘇州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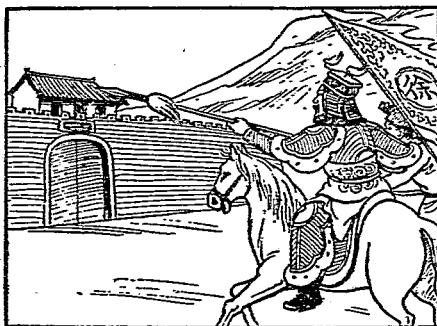
徐達



808416

莫敢當鋒；以臣愚見，不若獻璽出降，庶免刀兵之苦。不然，天時已迫，必非人力能支。」言未已，只見一人大罵道：「辱國反賊，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家威風，此事斷然不可。」士誠定睛來看，恰正是三王子張豹。士誠便問：「吾兒你的意下如何？」

張豹道：「父王威鎮江淮數年，豈可一旦稱臣？今城中尙有鐵甲五十萬，戰船五千艘，糧積十年，民多富足，乃不思固守，却欲投降，甚非遠圖。況此地離太倉不遠，萬一不勝，還可航海遠遁，以爲後圖。臣意正宜死戰，方爲上策。」士誠與太子張



龐俱說極是，便向庫取出金銀財寶，置在殿中。諭羣臣中有勇敢當先，捨身保國者，隨意所取。待退敵之後，裂土封王，同享富貴。當下有都尉趙玲，平章白勇，萬戶楊清，指揮吳鎮，千戶王欽，總管萬平世，統制李獻，僉院鄭祿。公然上殿分派了寶物，向前說道：『臣等各願領兵一萬，爲主公分憂。』士誠便命張豹爲總督都元帥，張龍爲左先鋒，張彪爲右先鋒，八個新領兵的，俱帶本身廝役，叫前聽令。張豹當日簪了兩朵金花，飲了三杯御酒，掛了大紅剪絨葡萄錦一疋，跨着戰馬，大吹大擂，逕到演武場中軍廳坐下，衆將官自小至大，向前施禮畢。張豹便吩咐道：『今日之戰，國家存亡，在此一舉。雖不曾臥薪嘗胆，此番必須破釜沈舟；凡我三軍，各宜努力。我今排下了一陣，你等須小心聽令。』那張豹便着軍政司

將青色令旗一面，招動千戶王欽一營軍馬向前，吩咐本營駐札正東方；將白色令旗一面，招動都尉趙玲一營軍馬向前，吩咐本營駐札正西方；將黑色令旗一面，招動指揮吳鎮一營軍馬向前，吩咐本營駐札正北方；將紅色令旗一面，招動萬戶楊清一營軍馬向前，吩咐本營駐札正南方；將黑間白色令旗一面，招動總管萬平世一營軍馬向前，吩咐本營駐札西北方；將黑間青色令旗一面，招動平章白勇一營軍馬向前，吩咐本營駐札東北方；將青色鑲紅令旗一面，招動僉院鄭祿一營軍馬向前，吩咐本營駐札東南方；將白間黑色令旗一面，招動統制李獻一營兵馬向前，吩咐本營駐札西南方；將黃色令箭一枝，招動自己帳前大隊人馬向前，吩咐臨鎮中宮衆將士看張豹分撥已定，便發了三聲號砲，

呐了三聲喊，一直到十里之外，依令屯札了營寨；那張豹也軒軒昂昂，在後面徐徐而行。

早有哨馬報與徐達得知，徐達便叫軍中搭了雲梯，同常遇春、沐英、郭英、朱亮祖四人仔細一看，但見各陣有門，各門有將，有動有靜，倏開倏閉，中間浩浩蕩蕩，列列森森，不知藏着幾十萬兵馬。徐達笑了一笑，對着四將道：『不想此人也有如此學問，且到明晨挑戰，方知他光景。』下得雲梯，恰好俞通海取了太倉，并岷山、崇明、嘉定、松江等路，華雲龍取了嘉興等縣，全軍而回，來見主帥。徐達見二將得勝，喜動顏色，吩咐筵宴，與二將節勞。此時却是暮冬天氣，瑞雪颼颼而下，雖然酒過數巡，諸將見徐達只是躊躇不快，便問元帥却爲什麼來？徐達對說：『方才看見張豹這廝，排

下那陣，甚有見識，我憂此城，但恐一時難下。』

次日黎明，探子報道：『周軍擺陣。』徐達細思了一番，說道：『此行還用常朱二將軍走一遭。』便命常遇春、朱亮祖兩將迎敵。臨行之時，對二將說道：『二位可以先往，我當另外遣將接應；但此陣甚難測度，偷得勝時，切勿輕騎追趕，防他引誘。』二將得令便率兵一萬前去，陣前擺開廝殺。只聽張豹陣上傳令道：『今日須吳指揮出陣，王千戶趙都尉接應。』吩咐過了，但見正北營門內，放了三個轟天響礮，挨挨擠擠，轟轟烈烈的擁出一萬有餘兵馬，直殺過來。遇春、亮祖見他來的勢猛，便分開兩路夾攻，那吳鎮毫無懼怕。三將正在混殺，誰想正東營裏，又是與那正北營裏，倒像約會的一般，不先不後，一聲鑼響，兩邊人馬蓋地而來。把遇

春軍馬截做兩段。遇春叫道：『朱將軍你去救援後軍，我當保着前軍，力戰那廝。』亮祖拚命撞入後陣來。那些軍士看見亮祖來救，就是如魚得水，歡天喜地的附着喊殺。兩位將軍分位前後左右，自辰至午，互相廝殺，不見一些勝負。忽看北邊有一隊人馬，郭英、湯和、孫興祖、廖永忠前來接應。張陣上見有兵來，便將重圍散開，各自尋對頭相併。前後六將，合做一處對着。王敵、趙玲、吳鎮三匹馬又戰了兩個時辰，看看天晚，兩邊收了軍馬，各返本營。

遇春等領兵回寨，備說了他出兵的方向，并救應的事體。自此以後，一連相持了半月，但見他陣中甚是變幻，一時難得通曉。徐達在帳中十分煩惱。忽聽帳外報道：『僞周將士遣使來見。』徐達因升帳問來使道：『你三將軍張豹，因何着你到來？』那人

答道：『我主帥拜上將軍，說明日是元旦，彼此相持，未必便見分曉，且各休息數宵，再下戰書迎敵，特此來約。』徐達因胸中未有決勝之策，便隨口應道：『這也使得。』那使者領了回音出帳而去。

却說偑周無錫守將莫天祐，從小便習武藝，身長丈二，面如噴血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人都稱他爲莫老虎，善使一把偃月刀，屯兵十萬，在無錫城中，足爲士誠救應。他見朱軍駐札蘇州，日夜攻打，終有難保之勢。心思一計，寫了三封信，一封着人往方谷珍處投遞，一封着人往陳友定處投遞，一封着人往擴廓木兒王保處投遞，約他趁朱兵攻打蘇州之時，正好乘勢侵擾地方。朱兵彼此不支，必能得勝。他三處得了天祐來信，果然友定從閩廣來到

界上侵擾；谷珍從台州來界上侵擾，王保保遣左丞李貳來到陵子村，在徐州界上侵擾，三處的文書齊至金陵。朱元璋便令李文忠領錢塘兵八萬，東敵方谷珍；令胡德濟耿天璧領婺州金華兵八萬，往敵陳友定；令傅有德領兵五萬，往敵李貳。一面又着人到徐達帳前知會，各家兵馬俱動，都是莫天祐之故，可仔細提防。徐達得了信息，朝夕在帳計議，只見張豹打下戰書，說道：『上元已過，十八日交戰。』徐達仔細思量了一夜，次早升中軍帳，着軍政司打了幾通鼓，吹了幾聲畫角，那些將軍依次在帳前伺候。徐達便道：『明日交兵，諸將俱宜小心，以濟大事。』諸將齊聲道：『聽令。』徐達便取令箭一枝，喚過俞通海充正面隊先鋒，華雲龍顧時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白色旗甲，攻打僞將正東營，取號

箭一枝，喚過耿炳文充西北隊先鋒，孫興祖丁德興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黑白雜色旗甲，攻打僞將東南營；取號箭一枝，喚過朱亮祖充正南隊先鋒，張興祖薛顯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紅色旗甲，攻打僞將正西營；取號箭一枝，喚過郭英充正北隊先鋒，曹良臣俞通淵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黑色旗甲，攻打僞將正南營；取號令一枝，喚過吳楨充正南隊先鋒，俞通源周德興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黃色旗甲，攻打僞將正北營；取號箭一枝，喚過沐英充正東隊先鋒，趙庸楊蹠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青色旗甲，攻打僞將西南營；取號箭一枝，喚過康茂才充東南隊先鋒，王誌鄭遇春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青紅雜色旗甲，攻打僞將東北營；取號箭一枝，喚過廖永忠充中軍左哨先

鋒唐勝宗陸仲亭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一萬，俱用黃黑雜色旗甲，從東南營殺入；取號箭一枝，喚過馬勝充中軍右哨先鋒，陳德費聚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一萬，俱用黃紅雜色旗甲，從東北營殺入；取號箭一枝，喚過湯和充中軍正先鋒，蔡遷爲左翼，韓政爲右翼，統精兵三萬，俱用純青純白純紅純黑四色旗甲，從正北營殺入，四圍放火；取號箭一枝，喚過王弼茅成梅思祖三將，各領兵五千，出陣迎敵，待他明日那營出兵，必有兩營接應，只可佯輸，誘其遠趕，以便我兵乘勢奪寨；取號箭一枝，喚過陸聚吳復二將，各領本部人馬，堅守老營，以防衝突；常遇春獨領精兵五千，沿路衝殺，只留西北一營，不去攻打，以便彼兵逃竄，自率大隊，從後救應，分撥已定，只等明日行事。



到了次早，忽然哨子來報，東北營中平章白勇領兵一萬殺過來了。朱軍陣上，早有王弼持刀迎敵。未及半個時辰，他正南上楊清西北上，萬平世各領兵前來接應。恰好茅成、梅思祖放馬前來阻擋，六匹馬攏做一團；只見梅思祖賣個破綻，逕落荒西走，楊清便勒馬來追趕。那白勇與萬平世恐楊清得了頭功，因一齊趕上來。王弼、茅成也將馬放來廝殺。正殺得十分熱鬧，只聽得寨中一聲炮響，朱營裏各路兵馬都殺出來，逕往張豹陣中分頭去攻打。忽忙之中，俞通海等殺入正

東營內，朱亮祖殺入正西營內，湯和殺入中軍，驚得張豹上馬不及，湯和便一刀砍折了馬腳，張豹只得從軍中逃竄，韓蔡兩翼兵馬就四下放起火來。中軍帥旗，早被亂軍砍倒，烟塵滿眼，個個只得尋路而走，那一個敢來對敵。吳楨殺入南營，誰想楊清一營已在外邊接應，白勇竟是一個空寨，便報着耿炳文等，殺入東南上。那營中正是僉院鄭祿把守，他看朱軍殺入，便率衆相持，炳文手起一鎗，正中着鄭祿左腿，便把鄭祿活捉了，吩咐軍士押在囚車內。吳楨對炳文說道：「楊清既在陣前，我自趕去殺了他，才完得我事。」炳文道：「是。」吳楨便自去了。炳文逕殺入張彪陣內，那張彪正與廖永忠三將相持，炳文大喊一聲殺去，張彪見不是事，即帶了殘兵，只向兵少的去處逃走。那朱亮祖殺入西營，只見些

散軍一路跪着迎降，更不見有趙玲，亮祖便坐在本營廳上問道：『你們趙玲走在何處？』那些小軍回說：『趙都尉聞知將軍殺來，便頓時逃走，不知去向。』說猶未了，誰想這賊閃在後，把刀向背上砍將過來，幸得恰是刀背，把亮祖肩上砍了一下，亮祖熬着疼痛，即跳轉身，急搶刀在手，就在堂上兩個戰了數合，那趙玲覺得難當，拖刀向外便跑，亮祖趕上一刀，分爲兩段。張興祖薛顯起初看見營中投降，只道無事，便在外邊尋人相殺，忽聽見營中喊聲，方殺入來，那趙玲已結果了，營中一萬人馬，盡皆投降。亮祖仍出營來，見沐英三將已殺了李獻、俞通海三將，已殺了王欽、郭英三將，已殺了吳鎮四哨人馬，合做一處，望着張豹的中營，俱是烈焰焰的燒着；便將馬從西北上放來，忽聽得營內喊聲大震，沐英

郭英朱亮祖俞通海吩咐各哨兩翼將軍俱率兵在外，不必隨入相混。止四馬趕入，看他光景。只見張彪、張豹領了殘兵，聚集營內，保着張龍與馮勝湯和廖永忠耿炳文等廝殺。沐英四將乘勢趕進，殺得尸如山積，血似河流。張彪保着張龍，拚命向西北路上奔走，張豹一人力敵衆將。那陣上白勇萬平世楊清正與王弼等交戰，忽聽得朱兵分頭殺入老寨，回頭一看，烟障衝天，三個急急趕回。恰撞着吳楨一彪軍來，手起一鎗，正中着萬平世的心，立死於馬下；白勇急上前來救，那鎗稍轉處一帶逕把白勇一隻眼珠帶了出來，俞通淵趕上一刀，連人和馬砍做兩截；楊清便勒馬往別路逃走了。張彪保着張龍而行，只見林叢中叫道：『還那裏走？』睜眼看時，是常遇春擋住去路。兄弟二人說道：『一身氣力，殺

得沒有些兒，又撞着對頭，奈何！奈何！」正沒做理會，恰好張豹帶了殘兵逃走過來，兄弟合做一處，也不與遇春相對，逕沖陣而走，遇春飛馬追趕，將到城門，那城上矢石銳炮如雨的飛下來，遇春也不回兵，便令將校迎元帥大隊人馬到來，分頭攻打蘇州。頃刻之間，諸將軍畢集，吳楨把萬平世首級，沐英把李獻首級，朱亮祖把趙玲首級，郭英把吳鎮首級，俞通淵把白勇首級，俞通海把王敵首級，一一到帳前依次獻了；耿炳文亦令軍中推囚車上帳，徐達當命把鄭祿斬首。

却說康茂才同着王誌、鄭遇春帶了人馬，殺入東北營中，正有二三百個守營的額卒，各轉身沿路去尋白勇下落，只聽得說：『白平章今日當先罵陣，倒是十分凶狠的。』茂才聽知，便往楊

清那邊殺來，恰撞着巡哨將徐仁、尹暉兩個，帶領五千精兵，從北路而行，阻住去路。茂才心中想道：『這送死賊，倒替了白勇的悔氣了。』便排開陣勢，混殺了一個時辰，後來徐仁望見中營火起，卽刻同尹暉脫身，朱軍陣上那個肯放。那尹暉鎗法漸亂，茂才轉過一刀，結果了殘生，徐仁便殺條血路而走。茂才招動人馬去追，誰知楊清見吳楨殺了萬平世，俞通淵殺了白勇，便領殘兵逃走；正撞着徐仁，合兵倣一處。那徐仁見楊清旣來，茂才一哨兵又沒應接，仍來迎敵。鄭遇春看見徐仁馬頭將近，大叫一聲，說道：『看箭！』徐仁只道果然有箭，把頭一低，遇春趁勢一刀，把頭砍了下來。茂才心知楊清又要逃走，把旗一招，朱軍便密匝匝圍他在中心，未及半晌，被王謐一鎗中着馬腳，那馬仆地便倒，衆軍向前，把

楊清砍了數段。茂才方得收兵轉來，哨馬望見了茂才一彪人馬，飛也似報知徐達說：『康將軍從東路來了。』徐達聽得，便同衆將出帳外來望，恰好茂才下馬進來，備說前事，徐達大喜，因令馮勝爲首，同廖永忠、郭英、吳楨、趙庸、楊瓔、張興祖、薛顯、吳復、何文暉、九員虎將，領兵二萬，圍住齊門；湯和爲首，同曹良臣、丁德興、孫興祖、楊國興、康茂才、郭子興、韓政、陸聚仇成、九員虎將，領兵二萬，圍困胥門；常遇春爲首，同唐勝宗、陸仲亨、黃彬、梅思祖、王弼、華雲龍、周德興、顧時、鄭德九員虎將，領兵二萬，圍困閶門；沐英爲首，同俞通海、俞通源、俞通淵、費聚、王誌、蔡遷、鄭遇春、金朝興、茅成九員虎將，領兵二萬，圍困婁門；朱亮祖領兵三萬，屯紮城西北上，耿炳文領兵三萬，屯紮東南上，設爲長圍，搭起木架，樹着敵樓，四處把火。

炮噴筒烏嘴火箭，及襄陽炮，日夜攻擊。徐達自統大軍六萬，環繞諸軍之後，相機救應。防禦外邊來救兵馬，諸將得令，各自小心攻打不題。

且說張龍、張彪、張豹領着殘兵，不上萬餘，逃入蘇州城，見父王張士誠，哭訴朱兵十分利害，無可處置。士誠正在煩惱，忽見探子慌忙入朝報道：『朱兵四下密布，重重的把各門圍了。』士誠驚得手脚忙亂，便集民兵二十萬，上城看守，炮弩矢石飛來，防設甚嚴。朱兵屢被傷折，竟圍了三個月，不能破城。徐達乃令於城河外四週築成高臺十座，每臺長五十步，闊二十步，與城一樣高，上蓋敵樓，以便遮蔽，整備銃弩攻打。那士誠看見外面如此光景，與羣臣設計抵當。張彪奏道：『不如潛夜出城，逕作航海之計爲上。

『士誠聽了，便收拾寶玩細軟財物，領了家眷，深夜開城，突圍而走。常遇春一見，便分兵截住，那士誠軍馬，拚命廝殺，良久，勝負不分。此時王弼統領衆軍，遇春見了王弼，

高聲叫道：『軍中皆稱君與朱亮祖爲

雄，今亮祖獨屯兵於西北，不當機會，足下何不徑取此賊。』王弼聽了，直揮雙



刀奮勇而前，遇春便率衆幫助。恰好亮祖又到，三面夾攻，喊殺將來，士誠兵馬大敗，溺死沙盆潭者，不計其數。士誠坐着的馬，也幾乎墮入水中。遇春同亮祖併入追趕，一鎗刺去，正中張龍，下馬而死。士誠驚忙，逃回城中，堅閉不出。次日，徐達令軍校

上臺攻打，放起火鎗、神鎗、火銃、硬弩，飛將過去，那盤門上的守兵抵敵不過，紛紛逃竄。朱軍看見，飛躍上城，開了城門，放入衆將。那

士誠看見城破，便率領子女及妻劉氏，并家屬同登

齊雲樓，自行放起火來，把

合家燒死。自己走至後苑

梧桐樹邊，大叫數聲，解下

紫絲繩自縊；突然走過沐

英，一箭射斷了絲繩，士誠墮地，沐英着軍校上前捉住。這時常遇春亦將張豹等殺死，徐達收了圖籍并錢糧器械，與衆將會合在一處，議定卽日班師回金陵，止留數將，在蘇鎮守。誰想那士誠拘



在軍中，只是閉着雙眼，咬着這口牙齒，軍校們勸他吃粥吃飯，只是不吃，未到金陵，便已餓死了。



.61
.3
5

